

857.7

8408.6(2)

# 牛天賜傳

老舍著

新豐出版公司印行

# 牛天賜傳

著者 老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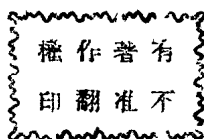
出版者 新豐出版公司

經售處 新豐出版公司

上海六馬路十四號

四川分發行所 自生書店

重慶商業場西三街



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二月

泥初版——一五〇〇（字1065）

## 一天官賜福

要不是賣落花生的老胡，我們的英雄也許早已落網；即使天無絕人之路，而大德曰生，大概他也不會完全像這裏所要逃脫的樣子了。機會可以左右生命，這簡直無可否認，特別是在這天下太平的年月。他遇上老胡，機會；細細的合算合算，還不能說是個很壞的機會。不對，他並沒有遇上老胡，而是老胡發現了他。在這個生死關頭，假如老胡心裏一動，比如說，而不愛多管閒事，我們的英雄的命運可就很可能心了。是這麼回事：在這個時候，他無論如何也還不會招呼老胡或任何人一聲，因為他是剛降生下來不到幾個鐘頭。這時候他要是會說話，而很客氣的招呼人，並不見得準有他的好處；人是不可以努力太過火的。

老胡每天晚上繞到牛宅門口，必定要休息一會兒。這成了一種習慣。他準知道牛宅老夫婦決不會照顧他的；他們的牙齒已過了嚼糖兒豆兒的光榮時期。可是牛宅的門洞是可愛的，潔淨而且兩塊石墩，正好一塊坐着，一塊放花生簍子，好像特為老胡預備下的。他總在這兒抽袋煙，歇歇腿，並敷一敷絹子兒。有時候還許遇上避風或避雪的朋友，而閒談一陣。他對這個門洞頗有些好感。

我們的英雄出世這一天，正是新落花生下市的時節，除了深夜還用不着棉衣。天可是已顯着短了；北方的秋天有這個毛病，剛一來到就想走着，好像敷衍差事呢。大概也就是將到八點吧，天已然很黑了，老胡繞到「休息十分」的所在，這個辦法不一定是電影院的發明。把筐子放好，他掏出短竹管煙袋；一劃火柴，發現了件向來沒有在那裏過的東西。差點兒正踩上！正在石墩前面，黑糊糊的一個小長包，像「小人國」的公民旅行時的行李捲，假如小人國公民也旅行的話。又犧牲了根火柴，他看明白了——一個將來也會吃花生的小傢伙。

老胡解開懷就把小行李捲揣起來了。遇到相當的機會，誰也有母性，男人胸上到底有對掛名的乳啊。顧不得抽煙了，他心中很亂。無論是誰，除了以殺人為業的，見着條不能自己決定生還是死的生命，心中總不會平靜。老胡沒有兒女，因為沒娶過老婆。他的哥哥有兒子，但是兒子這種東西總是自己的好。沒有老婆怎能有兒子呢？實在是個問題。輕輕的拍着小行李捲，他的心中忽然一亮，問題差不多可以解決了：沒有老婆也能有兒子，而且簡單的很，如拾起一根麻繩那麼簡單。他不必打開小行李捲看，準知道那是個男小孩；私生的小孩十個有八個是帶着小麻雀的。

繼而一想，他又爲了難：小孩是不能在花生筐子裏養活着的，雖然吃花生很方便，可是一點的小娃娃沒有牙。他嘆了口氣，覺得作爸爸的希望很渺茫。要作爸爸而不可得，生命的一大半責任正是竹籃打水落了空！

不能再爲自己思索了，這太傷心。

假如牛老夫婦願意收養他呢？想到這兒，老胡替小行李捲喜歡起來。牛老夫婦是一對沒兒沒女而頗有幾個錢的老絕戶，這條街上誰都知道這個，而且很有些人替那堆錢不放心。

他拍門了，正趕上牛老者從院裏出來。老胡把寶貝獻出去。牛老者是五十多歲的小老頭，不怎麼尊嚴，帶出來點怕太太的精神，事實上也確是這樣。老者接過小英雄去，樂得兩手直顫：「在這兒檢起來的？真的？真是這裏？」

老胡蹲下去，劃了根火柴，指明那個地方。老者看了看，覺得石墩前確有平地跳出娃娃的可能：「自要不是從別處搶來的就行；老天爺給送到門上來，不要就有罪，有罪！」可是，「等等，我請太太去。」老者知道——由多年的經驗與參悟——老天爺也大不過太太去。他又捨不得放下天賜的寶貝，「這麼辦好不好，你也進來？」於是大家連同花生筐子一齊進去了。

牛老太太是個五十多歲，很有氣派的小老太太，除了時常溫習溫習欺侮老頭兒，（無論什麼都是溫故而知新的，）連個蒼蠅也捨不得打死——自然蒼蠅也得知趣，若是在老太太溫習功課的時節飛過來，性命也不一定安全，老太太在動氣的工夫手段也頗厲害。

老者把寶貝遞給了太太。到底太太有智慧，曉得非打開小捲不能看清裏邊的一切。一揭開上面，露出個紅而多皺的小臉，似乎活得已經不大耐煩了。老太太的觀察力也驚人：「噯！是個小娃娃！」越往下去越像小娃娃，可是老太太沒加以什麼批評。（真正的批評家懂得怎樣謹慎。）直到發現了那小小的男性商標，她纔決定了：「我的小寶貝！」這個世紀到底

還是男人的，雖然她不大看得起牛老者。

「咱們，咱們，」老者覺得非打個主意不可，可是想不出；即使已想出，也不便公然建議。

「哪兒來的呢？」老太太還不肯宣佈政策，雖然已把娃娃揣在懷中。

老者向老胡一弩嘴；遠來的和尚會念經。

老胡把寶物發現的經過說了一番，而後補上：「我本想把他抱走，我也沒有兒子，可是老天爺既是把他送到府上來了，我怎能逆天行事呢？」他覺出點替天行道的英雄氣概。

「你也看明白了那個地方？」老太太向老頭兒索要證據。

「還摸了模呢，潮滲滲的！」老者確知道自己不敢爲這個起誓。

「真是天意，那麼？」老太太問。

「真乃天意！」兩位男子一齊答對。

這時候，第三位男子恐怕落後，他哭了。在決定命運的時機，哭是必要的。

「寶貝，別哭！」老太太動了心：「叫，叫四虎子找奶媽去！」

老胡看明白，小行李捲有了吃奶的地方；人生有這麼個開始也就很過得去了。他提起花生筐子來，可是被老太太攔住：「多少次了，我們要抱個娃娃，老沒有合適的；今天老天爺賞下一個來，可就省事多了。可是，不許你到外邊說去！哼，」她忽然靈機一動，又把小行李捲抱出來，從新檢查。這回是由下面看起。果然發現了，小細腿腕上拴着個小紙片。「怎

樣！」老太太非常的得意。

老頭兒雖沒有發現的功績，但有識字的本事，把小紙片接過去，預備當衆宣讀。老者看字大有照像的風格，得先對好了光，把頭向前向後移動了好幾次。光對好了，可是，「唔？」又從新對光，還是「唔；怎麼寫上字又抹去了呢？」

老太太不大信任老伴兒的目力，按着穿針的風格，擰着唇，皺着眉，看了一番。果然是有字又抹去了。

什麼意思呢？

「看看後邊！」老太太並非知道後邊有字，這是一個習慣——連買柿子都得翻過來看看底面。

後面果然也有字，可是也塗抹了。

「這個像是『馬』字，」老者自言自語的猜測。

老胡福至心靈，嘔摸透了點意思：「不是男的，就是女的，總有一個姓馬的；誰肯把自己的娃娃扔了呢，所以寫上點字兒；又這麼一想啊，不體面，所以又抹去了；就好像牆上貼了報單兒，怪不好看的，用青灰水抹抹吧，一個樣；大概呀，哼，有難說的事！」老胡爲表示自己的聰明，話來得很順暢；可是忽然想起這有點不利於小行李捲，趕緊補充上：「可也不算什麼，常有的事。」還覺得沒完全轉過灣兒來，正要再想，被老太太接了過去：

「有你這麼一說！」

老胡覺得很對不起小行李捲！

可是老太太照舊把娃娃揣起来了，接着說：「雖然是老天爺賞的，可並不像個雪花，由天上掉下來；他有父母！要不怎麼我囑咐你呢，你聽過天雷報？這是一；我們不願以後人家小看牠，這是二。你別給宣嚷去。給他十塊錢！」末一句是對牛老者下的令。

十塊錢過了手，老者聲明：「六塊是太太的，四塊是我的。」

老胡怪不好意思的，抓了把花生放在桌上：「山東人管花生叫長生果，借個吉利，長命百歲！」

老太太聽着很入耳：「再給他十塊，怪苦的，自要別上外邊說去！」

老胡起了誓，決不對任何人去說。於是十塊錢又過了手，照樣是「太太的六塊，我的四塊。」

老胡走了。

「四虎子這小子上哪兒玩去了？」老者找不到四虎子。「我去，我自己去！」

「找不到奶媽就不用回來，聽明白沒有？」老太太鼓勵着老伴兒。

「找到天亮也得把牠找着！」老者也很願努力。

老者走後，老太太細看懷中的活寶貝，越看越愛。老太太眼中沒有難看的娃娃，雖然「生下來的娃娃都那麼不體面。嘴上有個肉崗，這便是高鼻梁。看這一腦袋黑頭髮，其實未必有幾根，而且絕對的不黑。眼睛，更不用說，自古至今向無例外，都是大的。老太太的想像

是依着慈愛走的，在看娃娃的時節。

拍着，逗着，歪着頭看，牛老太太樂得直落淚。五十多歲有了兒子！而且是老天爺給放在門口的。就說是個丫環或老媽子給扔在這兒吧，爲什麼單單扔在「這兒」，還不是天意？這一層已無問題。然後盤算着：作什麼材料的毛衫，什麼顏色的小被子，裁多少塊尿布。怎樣辦三天，如何作滿月。也就手兒大概的想到：怎樣給他娶媳婦，自己死了他怎樣穿孝頂喪……

可是，怎麼通知親友呢？一陣風由天上刮下個娃娃，不大像話。拾來的，要命也不能這麼說，幸而四虎子沒在家，又是天意，這小子的嘴比閃還快。老劉媽，多麼巧，也出去了，她的嘴也不比閃慢。兩條閃都沒在家就好辦了，就說是遠本家承繼過來的——在很遠很遠的地方住。不對，住得那樣遠，怎能剛落草就送到了呢？近一些吧，剛生下來，娘就死了，不能不馬上送來，行；可憐的小寶貝！

叫什麼呢？「天意」，「天來」，都不好。「天來」像當舖的字號；「天意」，不是醬園有個「老天義」嗎？天——反正得有個天，「天官賜福」，字又太多了。哼，爲什麼不叫「天賜」呢？小名呢，「福官」——老太太一向佩服金仙菴的三位娘娘，而不大注意孔聖人，現在更不注意他了。

這樣，我們的英雄有了準家準姓準名。

## 二 歪打正着

合起來說，咱們算是不曉得牛天賜的生身父母是誰。這簡直是和寫傳記的成心作難。跑馬場上的名馬是有很詳細的血統表系的；咱們的英雄，哼，自天而降！怎麼，憑着什麼，去解釋與明白他的天才，心力，與特性等等呢？這些都與遺傳大有關係。就先不提這些，而說他的面貌神氣；這也總該有些根據呀。眼睛像姥姥，一笑像叔父，這纔有觀念的聯合，而聽着像回事兒。人總得扛着歷史，牛必須長着犄角。咱們的英雄，可是，像塊浮雲，沒根兒怎麼辦呢？

只有兩個大字足以幫助我們——活該。

這就好辦多了。不提人與原始阿米巴或星雲的關係，而乾乾脆脆賣什麼吆喝什麼。沒家譜，私生子，小行李捲，滿都活該。反之，我們倒更注意四外敲打這顆小小的心的東西是什麼。因為這些是有案可查，一個蘿蔔一個坑的。沒有猜測，造謠，與成見牛老夫婦，四虎子，小毛衫，尿墊子……是我們不敢忽略的；這些便是敲打那顆小心的鐵錘兒們。遺傳，在「心」的鑄造上，大概不見得比教養更有分量。咱們就順着這條路走吧，先說說牛老者。

世上有許多不容易形容的人，牛老者便是一個。你剛把光對好，要給他照了，他打個哈欠；幸而他沒打哈欠，照上了；洗出來一看，他翻着白眼呢。他老從你的指縫裏偷着溜開。你常在介紹醫生，神相麻子丰等等的廣告中看到他的名字，你常在大街，廟會，股東會議，商會上遇見他，可是他永遠不惹你特別注意他。老那麼笑不唧的，似乎認識你，又似乎不大認識；有時候他能忘了自己的姓，而忽然又想起來。你似乎沒聽過他說話，其實他的嘴並沒閉着，只是所說的向無打動人心的時候；他自己似乎也知道：他說不說，你聽不聽，都沒關係。他有時候彷彿能由身裏跳出來，像個生人似的看看自己，所以他不自傲，而是微笑着自慰：「老牛啊，你不過是如此。」自然他不能永遠這樣，有時候也很能要面子，擺架子。可是擺上三五分鐘，自己就覺出底氣不足，而笑着拉倒了；要不然牛太太怎會佔了上風呢。假若他是條魚，他永遠不會去搶上水，而老在泥上溜着。

這可並非是說，他是個弱者，處處失敗。事實上，他很成功。他不曉得怎麼成的功。他有種非智慧的智慧，最善於歪打正着。他是雲城數得着的人物。當舖、煤廠、油酒店，他全開過，都賺錢。現在他還有三個買賣。對什麼他也不是真正內行，哪一行的人也不誠心佩服他。他永遠笑着「碰」。可是多少回了，這種碰法使金錢歸了他。別人誰也不肯要的破房，要是開到了他，恰巧他剛吃完一碗順口的鵪絲麵，心裏怪舒服：「好吧，算我的吧。」這所破房能那麼放個七八年，白給人住也沒人去，因為沒有房頂。可是忽然有那麼一天，有人找上門來，非要那塊地方不可，只有那塊地方適于開醫院。他賺了五倍的錢。「好吧，算你的

了。」他一笑，沒人知道這一笑的意思是什麼，他自己也不知道。他有這種似運氣非運氣，似天才非天才，似瞎碰非瞎碰的寶貝。他不好也不壞，不把錢看成命，可是洋錢的響聲使他捨不得胡花。他有一切的嗜好，可是沒癮。戲的好歹，他一向不發表意見；聽就聽，不聽也沒什麼。酒量不大，將要吃過了量的時候也不怎麼就想起太太來；於是沒喝醉，太太也沒跟他鬧，心裏很舒服。煙是吸哈德門牌的，吸到半截便掐滅，過一會了再吸那半截，省煙與費火柴成了平衡；他是天生的商人。

就是沒兒子，這個缺點，只有這個缺點，不能以一笑置之。可是當太太急了的時候，他還得笑：「是呀，是呀，我沒只怨你呀，倆人的事，倆人的事。」分擔了一半過錯，太太也就不便趕盡殺絕，於是生活又甜美起來：太太不生氣，兒子只好另說吧；然後睡得很好，在夢裏聽說麥子要長價，第二天一清早便上了鋪子，多收麥子。果然又賺了一筆。

牛老者的樣子不算壞，就是不尊嚴，圓臉，小雙下巴，禿腦頂，鼻子有點爬爬着，腦面很亮，眼珠不大靈動，黃短鬍子，老笑着，手腳短，圓肚子，搖動着走，而不揚眉吐氣，混身圓滿而缺乏曲線，像個養老的廚子。衣服的材料都不壞，就是袖口領邊的油稍多，減少了漂亮。帽子永遠像小着一號，大概是爲脫帽方便，他的愛脫帽幾乎是種毛病。一笑，手便往帽沿上去了；有時候遇上個好事的狗，向他擺尾，他也得摸摸帽沿。每一脫帽，頭上必冒着熱氣，很足引起別人的好感——揭蒸鍋似的脫帽，足見真誠。

有兩條路他可以走：一條是去作英國的皇帝，一條是作牛老者。他採取了這第二條，唯

一箇原因是他沒生下來便是英國的皇太子；要不然他一定能作個很好的皇帝，不言不語的，笑嘻嘻的，到國會去說話都有人替他預備好了。

說真的，假如牛老太太是他，而他是牛老太太，他一定會成個更大着許多的人物。可是老天爺常把人安排錯了，而歷史老使人讀着起急。牛老太太比他厲害得多，可是偏偏投了女胎，除了欺侮老伴兒，簡直沒有英雄用武之處。她天生的應當作個英雄，而作了個主婦。自然她看不起丈夫。她頂適於作英雄了，第一項資格她有——自私。世界是爲她預備下的。可惜她的世界太小。但是在這小世界裏，她充分的施展着本領。四虎子是她的遠親，老劉媽是她從娘家特選了來的。不跟她有點關係的不用打算在牛宅立住腳。牛老者不是她由娘家帶來的，這是個缺點，可是不好意思隨便換一個，那太不官樣。

她很看不起牛老者。不錯，他弄了不少的錢；但是她要是個男的，豈止是弄錢；聲名，地位，吃喝玩樂，哪樣也得流水似的朝着她來。跟老牛一輩子，委屈點。他沒有大丈夫的狠毒手段，只是對付將就。他的朋友們吃他喝他，還小看他。所以除了她娘家的人，她向來不肯熱誠的招待。一把兒上豆子——她形容他的朋友們。她的娘家是作官的。雖然她不大識字，她可是有官氣。她知道怎樣用僕人，怎樣講排場，怎樣講身分。他都不懂。也就是作官的娘家父親死了，要不然她簡直沒法回娘家去。帶着土豆子的丈夫見作官的父親？丟人！當初怎說這門子親事來的？她常常納悶。

她很希望得個官樣的兒子——拿老牛的錢，拿自己的理想，一定會養起個體面兒子。可

是老牛連得兒子的氣派都沒有！他早就想弄小。有她活着，乘早不用這麼想。她不生兒子，誰也不用打算偏勞。抱一個小孩解解悶，倒是個辦法。可是難處是在這裏：他願抱牛家的，她願抱娘家的。她的理由軟點，所以消極的不準他自由選擇，暫且不抱好了。天賜的露面，解決了這個困難。他好像專爲牛家生的。牛老太太把他一抱起來，便決定好了：在這小子身上試試手，成個官樣的兒子。私生子，稍差一點；可是自己已經五十多了，恐怕不易再生小孩了；況且牛老着那個怯勁。算了吧，老絕戶還有抱個哈叭狗當孩子養的呢，況且這是關真正有鼻有眼的小孩。天賜的機會太好。

牛老者上那裏去找奶媽呢？他完全沒個準備。可是他慌。幾十年了，他老是這麼不慌不忙的；沒有過不去的事。這種辦法，每每使牛老太太想打他幾個脖子拐。她有官氣——世界上的一切是爲她預備好的，一招手就得來，什麼都有個適當的地方，一絲不亂的等着命令。老頭兒沒這麼想過；世界便是個土堆，要什麼得慢慢的去撥開土兒找，還不一定找得到。難怪老太太有時候管他叫作皮蛋，除了怕作賠了買賣，他無論怎說也不着急。

有時候太太告訴他去買胰皂，他把手紙買了來。忘了這樣，拿那樣補上，還不行麼？據他看。他非常的樂觀。這回，他可是記得死死的，找奶媽。手紙，胰皂，連洗臉盆算上，都不能代替奶媽。走出二里多地，還沒忘了這個；可是也沒想起上那裏去找。準知道有些地方是介紹奶媽的，只是想不起那些地方在那兒。點上哈德門煙，噴了一口，順勢看了看天上的星。星星對他是沒有意義的，可是使他想起太太的眼睛來；太太的眼睛是無所不知，無所不

在的。他得趕快去找奶媽，完全不爲自己，爲是太太與那個小行李擔，要是爲自己的話，找着與否滿沒關係。

找着個熟識的油鹽店，進去打個招呼。有好多的事是可以不可能中找出可能的，自要你繼續與樂觀的到家。牛老者常因爲忘了買煤，而省下許多錢；想起來不是，煤忽然落了價錢。進了油鹽店，彷彿奶媽已經找到了似的。

「周掌櫃，」牛老者的圓臉上笑着，「給我個奶媽。」

「怎麼；得了少爺？」周掌櫃覺得天下最可喜的事就是得少爺。

「抱來的，承繼過來的，」牛老者很得意，沒有說走了嘴。「給我個奶媽去。今個，明兒，後天，後天請你喝喝。」

周掌櫃想了想，看看鋪中，覺得鋪中絕對沒有奶媽，非到外邊去找不可。「你這裏坐坐，我有辦法。」他出去了，一恍似的被黑影給吞了去。

牛老者吸着哈德門，煙灰長長的，欲落不落，他心裏正似這穗煙灰，說不清落下去還是不落下去好，臉上自動的笑着。

待了一會兒，周掌櫃回來了，帶着兩個婦人。

牛老者心中打起鼓來，是找一個奶媽呢，還是找一對兒呢？出來的慌速，忘了問太太。及至周掌櫃一說，他明白過來，原來這兩個婦人不都是奶媽，那個長得像鹽的是介紹人。他覺得這似乎沒有別的問題了：「走吧。周掌櫃，後天請你喝喝。」

「上那兒去？」驢叫了聲。

差點把老者問住，幸而他沒忘了家：「家去，小孩沒在這裏。」

「咱們不先講講嗎？」驢向周掌櫃說。

「都是熟人，」周掌櫃很會講話。

「見了太太，什麼都好辦，」牛老者渴望卸了責任，睡個覺去：「跟太太說去。」

「在那兒呀？這麼黑燈下火的！」這個驢不是好驢。

「雇車吧，」周掌櫃建議。

「是，雇車。」牛老者慢慢點了點人數，「大概得三輛吧。」

到了家中，他把二婦人交給了太太。

太太見着驢，精神爲之一振，她就是愛和這種婦人辦交涉，爲是磨磨自己的智力。驢，跟太太過了三五個回合，知道遇上個能非常的慈善，同時眼裏又不藏沙子的手兒。沒等她說，太太全交派下來：「有你三塊錢的喜酒錢。她的奶得好，先試三天。行呢，有她四季衣裳，一顆銀首飾。五塊錢的工錢，零錢跟老劉媽平分。不准請假，不准有人來找。現在就上工。你把她東西送來，雇來回的車！」

驢一看這面沒有多少油水，想去敲那個奶媽，扯了她袖子一下。

老太太已把天賜遞給奶媽，對驢說：「你從她的工錢裏扣多少？」

「回太太的話，她吃了我好幾天了；都不容易。太太。」

「好吧，賞你十塊錢，從此不許你來找她，我要用着你的時候，打發人叫你去。」太太的官派簡直是無懈可擊。

驢敗下陣來，可是知道自己並沒吃虧，太太的辦法正碰在癢癢筋上。

驢同去收拾奶媽的東西，太太纔開始審核奶媽。奶媽的用處是在那點奶，奶好便是一切臉長得什麼樣，腳有多麼長，都不成問題。

奶媽已經解開懷，兩個大口袋乳。太太點了點頭。臉上也沒有什麼下不去的地方：本來是張長臉，不知怎麼發展到腮部又橫着去了，鼻下忽然接着嘴，嘴下急忙成了下巴，於是上長下寬，嘴角和眉梢一邊兒長，像被人按了一下子的高樁饅頭。可是這與奶沒關係，故爾下得去。腳不小，腳尖向上翻着，老像要飛起來看看空中有什麼。這與奶也沒關係，也下得去。

「姓什麼呀？」太太問。

「俺？姓紀啊。」大扁嘴要順着腮滑下去，樂呢。

太太更高興了，紀媽是初次作事。訓練人是一種施展能力而且不無趣味的工作。太太開計劃着怎樣訓練奶媽。

「家裏都有什麼人呀？」

「俺？」

「不必說這個俺！」